

# 寒医奇侠记第一部

之

流水·霜花

寒医奇侠传第一部之流水·霜花正文

鉴天

## 楔 子

武林、江湖——似乎是与平民百姓的现实生活并行却又互不相涉的另一个世界，极之偶尔的会有一两个交叉点，无形之中变得带了一些冒险与神秘的色彩。

“武林，应以武道的精修为重，身为武林中人却少有人能摆脱掉江湖这个泥沼，一旦涉入又抱着不切实际的冀求，万劫不复几乎就已经是唯一的下场。”

“懂得自强不息的人就该不断地向更高目标挑战，在不断的成就中肯定自我，没有人会不想做人上之人，去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才不枉为人子、为人徒，才不负辛苦来人间走一趟。”

## 第一章

“卓公子来了!” “卓公子!” “卓大侠!” “卓兄!” ……

在一片恭敬、逢迎的称呼中，珊珊来迟的正是今天宴会的主角——卓君。卓君，字修之，年二十四岁，祖籍洛阳，是新一代武林人物中最杰出的一个。当今武林三分天下，正、邪、魔三道尽皆兴盛，有一谷、二门、三堡、三大世家、四大山庄以及九大门派，同气连枝，这二十二个大门派组成了正统的侠义正道，至于其它的则一概被摒弃在邪道或魔道之中。卓君不属于这二十二个门派中的任何一门，但自从他去年领导群雄剿灭了祸国殃民的同天教，在武林中已经越级上升到正派江湖三大领袖之一的地位上，在年轻一代中无人能出其右，在上届武林大会上，十几个大门派的掌门曾交口称赞未来武林第一人非他莫属了。

卓君一袭天青的素锦儒衫将他出自儒门的书香气质

---

衬托得俊雅非凡，承自母亲的好相貌更是端正清秀，他不疾不徐缓步登临岳阳楼，那种君临天下的气势令满堂英豪在一霎间鸦雀无声。他浅噙微笑，但身上散发的冷傲气息足以让人自动与他保持距离。

今天他之所以会在这里出现，是因为他正打算去龙阳为义父的老友金剑神掌成北洲祝寿，结果湖南境内的朋友坚持要为他接风，而他也正想借此一登岳阳。岳阳楼，重檐盔顶，三层主楼气势巍峨壮观，可以俯瞰洞庭，那八百里的雄浑壮阔，浩荡缥缈在在地震撼人心。每每令他想起他出道五年多来的风风雨雨，波澜起伏，感恩良多。

“失礼，失礼，小弟来迟了，有劳诸位朋友久候。”卓君拱手一揖，客气地赔罪。

“午时才到，是我们太心急来早了。”曾在同天一战中与卓君有过不浅交情的五柳山庄少庄主柳家阳迎上前，为自己能请到卓君感到十分骄傲。“卓兄请。”

“柳兄何必客气，又没有长辈们在，大家何不自在些？”卓君浅笑入座，一时寒暄四起，江湖儿女本就不

---

拘小节，因为敬畏卓君而安静片刻后，豪放的本性就显露出来，纷纷涌过来向卓君敬酒，呼朋引伴，喝五么六，偌大的场子，被七、八桌人吵得快翻天了。岳阳楼的风雅全被这些划拳猜酒的声音破坏得一干二净，他们的用餐礼仪着实需要再教育。

“卓大哥，是不是里面太吵了？”卓君趁着所有人酒酣耳热之际出来透透气，还没站定就有崇拜者追出来了。

“柳姑娘。”“卓大哥何必这么见外，你与我哥哥是好友，在我就如亲大哥一样的，叫我家凤就行。”柳家凤羞答答地绞弄着手上的丝帕，一张俏脸像刚绽开的三月桃花。

卓君心知肚明，不过他无意沾惹，自出道五年来，粘挂在他身上的芳心不知凡几，自称他红颜知己的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他只是不想浪费心力去做越描越黑的解释罢了。几年下来都成了习惯，不拒绝女人的示好成就了莫名其妙的风流情种的“美名”。

---

柳家凤见卓君但笑不语，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刚才喝的三杯白干壮了小姐胆，“卓大哥，这是我自己做的香囊，送给你，做得不好，你不要笑哦。”柳家凤将手中的香囊硬塞进卓君怀里，掉头就跑掉了。

卓君摇摇头把玩了一下手中小小的香囊，料子是上好的杭缎，可惜手工未免太粗劣了一些，一朵荷花绣得像梅花，两只鸳鸯更像快掉毛的水鸭，这种东西他怎敢挂，顺手塞进袖袋。

转眼未时三刻已过，该见的人已经见了，不该见的人也见了，他有些待不下去了。

“柳兄，小弟还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先告辞了。”

“今日一别不知何日才能再见。”柳家阳不胜唏嘘。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卓君礼貌周到得向所有人道别，这种傲而不骄的处世方式正是他能以不及而立的年纪成功就业的一大助益。

在数双朦胧泪眼中，柳家阳殷勤送客，卓君走得从容不迫，其实只有他自己才明白他根本是苍惶逃蹿。

---

回到客栈将袖袋一抖，七七八八落下一堆女孩儿家的玩艺，香囊、手帕、护身符、汉巾……卖卖还能值不少钱呢，真是头痛。

此去龙阳没什么要事行程不紧，所以经常走走停停领略一下山河之壮美。自他十岁那年父母双双被奸人害死，偌大的家业全被远亲霸占，一夕之间他从云端跌入地狱，是身为洛阳第一豪富的义父金峰碧收养了他，才使他不致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但寄人篱下的日子总是没那么快乐的，从而也造就了他现在的心性。不过也因此被恩师看中成就了今时今日的功业，而不是像他义弟那样成日在斗鸡狎妓中荒废生命。

他执壶浅酌，冬去春来四处一片生机盎然，连天都更加碧蓝。难得有这样清闲的日子，可以静静地想些事情，在江湖上打滚了五年，从没没无闻的穷酸书生到今日天下共钦的少年豪侠，可以说是功成名就了，可是以后呢？帮义父管理家业？义父是很愿意的，甚至早有意将担子交给他，可是义弟毕竟才是义父的亲骨肉

---

，即使再不成材家业也该是他的。退隐山林？过梅妻鹤子的生活似乎又嫌太平淡了，他也不想将生命浪费在哀春悲秋的无聊事上。哎！平静的生活该怎么过？

“公子爷，前面有艘大画舫正向我们靠过来。”站起身顺着老艄公指的方向看去，果然一艘华丽的大画舫正向他们的小船快速接近，以他们的船速绝不可能躲得过。两船的距离已不及十丈，大画舫明显慢下来，红漆雕花的大舱里走出一名笑脸如花的彩衣少女，轻盈的体态像只翩翩欲飞的彩蝶。

“前面可是幻剑仙君卓公子吗？”果然是冲着他来的。

“正是卓某，不知小姐有何指教？”

那女子一阵咯咯娇笑，“卓公子，我家主人久闻公子大名，今日有幸巧遇望公子能够赏脸上船一叙。”又来了，这种巧遇不知道有几百回了，明明是暗中跟踪他打探他的行址，又何必故作清高呢？看那大画舫逼来的架势，他若不赏这个脸，恐怕就得游回岸上去了。

“多谢小姐盛情，可否请教贵主人尊姓大名？”

“公子上船来自然就知道了。”早知道是这种话，几百回合下来，很难再产生什么好奇心了，只能希望这次有点儿什么不一样的吧。

可恶！没想到他居然一语成真，的确与平日不同，简直是卑鄙到下流，一个女人怎么会不顾廉耻的使出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卓君不禁暗自庆幸自己的好奇心没有强烈到非看到画舫主人不可，否则在他跳入湖水前那杯酒的药性就会发作，而他就永远也没机会离开那艘船了。他甩甩头，强撑着逐渐迷离的意识，乃至重重在自己手臂上咬了一口，凭借着那一点因疼痛而存留的清醒继续在早春冰寒的湖水中挣扎。

“可恶！没想到他的内功根基居然这么好，我下了三倍的‘醉蓬莱’他居然还能逃？”邪道第一门——万毒门的大小姐巫红妆正是华丽画舫的主人。

“小姐，算了，已经完全看不到卓公子的影子了，他的水性实在太好了，小姐，算了。”

“算了？我……”巫红妆一张艳容红得像柿子，

---

“我……不但在他身上下了‘醉蓬莱’还下了‘折桂令’！”巫红妆急得要跳脚。

“天哪！小姐，那是必须以处子才能解的媚药！小姐，你……”化蝶一向知道主子任性，没想到她居然胆大妄为到这种地步。

“闭嘴！叫那么大声干什么？”巫红妆恼羞成怒挥手就甩了化蝶一记耳光，化蝶诚惶诚恐再不敢多言半句。“万一他不识药性胡为乱来，或者想以内功压制欲望，超过十二个时辰他会死的！”巫红妆满脸焦色，“你为什么这样骄傲，我爱你呀，你可知我为你受了多少相思之苦，而你却永远视我如无物，和别的女人一样看待，我不要，我不要！我要当你的新娘，我要你这一辈子永远只能和我在一起！”

“小姐，你冷静一点，你别这样，卓公子是人中之龙，自然和那些庸碌之辈不同，只要小姐有耐心，以小姐的绝代风华一定会收服卓公子的心的，小姐不必太伤心了。”

“是吗，我还有机会？他若能逃过一劫，他一定会

---

恨死我的。”

“不会，卓公子是大仁大义之人，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生小姐的气，小姐现下最重要的是找到卓公子替他解去身上的药力，否则会出大事的。”

“对，你说的对，只要我和他有了肌肤之亲，以他的性情一定会负责的，就算他生我的气，我会用一辈子的温柔补偿他，我爱他呀。还有……”巫红妆的神情突然变得阴冷，“我绝不会让别的女人先找到他，坐享渔翁之利。来人！派出所有能调动的人手，必须在十二个时辰之内找到卓君。”

呜——好难受，卓君觉得自己好像马上就要死去一样，满腔的欲火几乎将他的理智燃烧殆尽，方才只查觉到中了迷药和催情散，却不知道这催情散的药效竟这般猛烈，他狂吼一声，扯开自己那价值不菲的锦服，在山林中狂奔，将轻身功夫提升至顶点，他也万分庆幸自己躲入荒山，否则以他现在的模样别说形象尽毁恐怕还得落下个强奸犯的罪名。

“嗤——嗤——嗤——”夜色朦胧中一片深密的草丛里传出诡异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但远处一阵极度轻微的异样风声令那声音突然尖啸，一条只有半尺长短、小指粗细的小蛇闪着碧青的磷光自深密的草丛中弹跃而起闪电般转折方向，几乎与尖啸同时，一大片朦朦的尘雾围住方圆十丈的范围，一道水绿碧光直射小蛇将其收入，星光下一道黑影迅速奔至将碧光收入手中，那是一个翠绿晶莹的竹筒，里面尖啸与撞击声不断，想必是小蛇不甘受俘想挣出一条生路。

黑影并没多关注竹筒，视线落在曾传来异响风声的方向，拨开密密的茅草，寻到半里以外，一股浓浊的气息与喘息声将她引向左方。一具衣衫褴褛满身泥污的人倒在地上呻吟，乞丐吗？打亮火折，看见那人面色赤红，唇色发紫，百里药搭上卓君的腕脉，眉头不由轻蹙，再贴上他的颈动脉，翻看他的眼底，抓起他的手查看他的指甲，眉头越锁越紧。卓君身上的迷药持续作用着令他神志不清，可肉体的煎熬也依旧持续，体温高得吓人，呻吟不断。百里药扶了扶腰间的竹筒单手拎起卓君

---

的后领将他一路拖进一个山洞——她十来日暂住的地方。

百里药凝视了卓君片刻，从药箱里找出几味丸药和着新采的草药一起放入小巧的研钵里捣烂，捏开卓君的嘴喂了进去，苦涩的药汁一入口卓君的意识就开始苏醒，百里药顺手又倒了半筒水进去。

“你——是女人？”卓君不太确定眼前这个穷困少年到底是男是女，半长不短的头发，补丁擦补丁的灰布短褂，可直觉上“他”应该是“她”。

“不必怀疑。”百里药瞟了卓君一眼，开始宽衣解带，卓君大骇，可身体却自作主张地意图更贴近眼前曼妙的少女身躯。

“我解得了你的迷药可没药解你中的媚药，‘折桂令’必须以处子之身才能解，如果没有处子或超过十二个时辰，你就会血脉俱崩而死。”

“可恶，我就算死也不要你救，妖女，你快给我滚！”卓君全靠超人的意志力在强撑，他只希望眼前这个不知死活的女人快快从他眼前消失。

---

“我宁死也不会和你做那种苟且之事。”呻吟声渐渐盖过了说话声。

“你当我很愿意吗？不要自作多情了。”百里药将一枚足有七寸长的金针刺进卓君的耳后，“我百里药从不会让还有救之人死在我面前，放心，我只是个大夫，不是妖女，还不需要你来负什么责任，大可放下你的满腔正义！”百里药将已失去还手意志的卓君衣服褪下，冰凉的小手不但没有熄灭卓君的欲火反而挑逗得更加炽烈，“这种事我只在书上看过，具体该做什么我可不清楚，你不会也不知道吧？”百里药推了推几乎咬碎银牙的卓君，将本来平行的两个世界的转轮推到一起互相咬合，命运的安排似乎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我不知道你究竟存的什么心，不过后果你最好自行承担！”

.....

自沉沉的睡眠中醒来，卓君有些弄不清状况，一股浓浓的药香唤回他的神智和记忆，尴尬的羞赧令他几乎不敢抬头，回忆昨夜，不知是因为药力还是因为那与

---

他完美契合的女性身体，他得到了从未有过的欢愉，他也从没想过自己性格中居然还有这么疯狂的一面。

“你醒了？”一道暗影遮住射入洞中的天光，一只手意图抓住他的手腕，他下意识地挥开。

“啊——”猛然意识到自己干了什么，连忙拉住往后倒的身影。

“你非得永远这么粗鲁吗？”百里药清脆的声音漾着恼怒。

“对不起，姑娘你……”

“别紧张，我只是替你把脉。”百里药并没有抬头看他，两指搭住卓君脉门，沉吟片刻，“没事了，只是稍损元气。”伸手自草铺旁的石头上端来一碗药，“喝完了就走吧。”自始至终半点没提起昨夜之事，出乎卓君意料的平静，卓君有些不知如何应对，不过他可无法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蓦然发现百里药微低的颈项和露出的藕臂上全是青紫紫的痕迹，惊心之外多了些许愧疚。

“对不起，姑娘，昨夜我实在是太冒犯了，姑娘放

---

心，在下一定会为昨夜之事负责。”见百里药没什么反应，卓君有些不知所措，“对了，在下卓君，还没请教姑娘贵姓芳名？”

“我叫百里药，只是个大夫，昨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吧，我只是为救你的命才那么做的。”

“无论如何，总是在下毁了姑娘的清誉，在下一定会负起这个责任。”逃来逃去终究是逃不过的，卓君终于认命了。

百里药有耐烦地收拾东西，“我没说要你负责任，你听不懂吗？如果我救的每个人都要对我以身相许，我难道得嫁成千上万的男人吗？”

卓君大急，也大惑不解，“可是，我们不一样，你我是有了夫妻之实，我不能做这种薄情寡义之事。”

对一块木头是说不通的，百里药拎起药箱背上肩，“你是病人，我是大夫，而我的身体则只是药，我们只有这些关系，你身上的药力已全部驱散了，要走要留随便你，反正我得走了。”百里药毫不恋栈扭头就走，反是卓君给吓愣在一边，他这才意识到眼前这女子是

---